

池汐
CHIXI WORKS 著

倩女入宫

上
QING QING
RU WENG

波谲云诡的争夺中，他步步算计，倾轧搏杀。
身不由己的大婚后，她步履维艰，处处提防。
在这你争他抢的哄哄乱世里，幻梦残灭的最后，
你赢了天下，而我，又赢了谁？

池沙
CHIXI WORKS
著

倩卿
入骨

上
QING QING
RU WE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请卿入瓮：全2册 / 池汐 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08-3090-7

I. ①请… II. ①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8036号

请卿入瓮：全2册

作 者	池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36
字 数	518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090-7
定 价	59.80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二选其一.....	001
第二章	一石二鸟.....	008
第三章	坊间谣言.....	018
第四章	命格犯冲.....	025
第五章	素随公子.....	032
第六章	惴惴不安.....	041
第七章	似曾相识.....	049
第八章	身不由己.....	057
第九章	栽赃嫁祸.....	067
第十章	师兄之死.....	077
第十一章	针锋相对.....	085
第十二章	圣上赐婚.....	094
第十三章	新婚之变.....	103
第十四章	他的棋子.....	112
第十五章	进宫面圣.....	121
第十六章	莫名嫉妒.....	129

第十七章 偶遇素隐.....138

第十八章 孤身遇险.....147

第十九章 青衣失踪.....156

第二十章 惊心试探.....165

第二十一章 初次怀疑.....174

第二十二章 红绡帐暖.....182

第二十三章 艰难抉择.....190

第二十四章 太子入局.....199

第二十五章 诡异纸条.....208

第二十六章 半鬼慕容.....216

第二十七章 途经南催.....225

第二十八章 传奇一剑.....233

第二十九章 南催族长.....242

第三十章 魅花知遥.....250

第三十一章 山庄变故.....259

第三十二章 雷霆之变.....267

第三十三章 锥心相逼.....276

第一章

C h a p t e r

二
选
其
一



天枢国，永盛二十二年。

寅时，一座算得上富贵的宅邸寂静地伫立在黑暗之中，深冬刺骨的冷风呼啸着刮过屋顶，吹起厚厚落雪，屋脊之上象征着吉祥的六兽在夜色里却显得有些面目狰狞。

比夜色更冰冷的恐怕要属这座宅邸后院那间隐秘的密牢。

身裹黑色劲装的年轻人走进通向密牢的地道，狭长地道的两侧石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着一节火把，走廊尽头是一面坚硬厚实的石墙，年轻人按住一侧的机关，石门轰隆隆地滑开。

石墙后的密牢阴湿而寒冷，地上的水渍在火把下泛着冰冷的光，一只老鼠“刺溜”一声窜过年轻人脚下，消失无踪。密牢只有一间牢房，肮脏粗糙的地面汇聚着几个小水洼，石洞顶上有水落下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地上时不时有蟑螂爬过，牢房的两个角落里分别靠坐着一个只穿单薄中衣的人。

年轻人将手中明亮的火把凑近铁栏，显露出带着几分硬气的面孔，算不上难看，只是脸皮僵硬得有些怪异，唯有两眼炯炯有神，笑道：“两位都是养尊处优的人物，在这又臭又冷的牢房里一天一夜不吃不喝，滋味如何？”

靠坐左边的女子闻言睁开双眸，眼底除闪过几丝厌恶之外，更多的是平静，乌黑的发丝杂乱地贴在她的脸颊边，却丝毫掩盖不了她的美貌和那份淡定从容。她只睨了铁栏外那年轻人一眼，又闭上眸子。

年轻人见她不语，眉头斜挑，就在此刻，一声极轻的短促笑声划破寂静，

好似缓和了气氛。

“原来天璇国的士兵都是这样婆婆妈妈，难怪总打败仗。”相比那位形象有些狼狈的姑娘，这位靠在右边的姑娘浑身上下倒是干净许多，虽然身处暗处容貌看得不太真切，一双乌黑的眼睛却在昏暗里闪着明亮的光，神采奕奕，只有双唇被冻得有些发青。

年轻人闻言也不恼怒，反倒哈哈一笑，笑声回荡在空旷的牢房里，震得两人心底隐隐发冷。

“真是有意思。”年轻人拍了两掌，门外有两三个狱卒模样的人走了进来，手中拿着几样刑具，他望着牢内两人眼含笑意，“两位都是天枢国临靖王身边的人，一个是他最宠的侍女锦绣姑娘，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女人，都是金丝笼里娇宠着的人儿，却都这样有胆量，临靖王真是有福气啊，可算没白白浪费天枢风流第一人的称号。”

年轻人顿了一下，看向那位神采奕奕的姑娘，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我差点儿忘记，这位临靖王最喜欢的女人，就是问剑山庄的千金官颖欢姑娘吧？”

提及“临靖王最喜欢的女人”，那神采奕奕的姑娘的圆眸中有黯然飞过：“你倒是清楚得很，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回家，子衍哥哥和我爹怕是早就派出各路人马寻人了，你若识相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就放我们出去。”

嘴上虽这样讲，官颖欢的心底还是打鼓的，毕竟她们失踪的时候是昏迷的，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也没能留下暗号，如果这是在临安还好，可若出了临安，在其他地方，也不知什么时候救兵才能到。

回想起昨日，官颖欢到现在都觉得呕血，好端端在集市上闲逛偏偏就遇到旁边那个看着就让人心烦的女人。两人本就不对头，可偏偏那女人看上了自己也看中了一支发簪，两人没说几句就起了冲突，掌柜的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怕影响生意，就将两人叫进了店内，说是还有一支一模一样的，让两人不必争。再后来……再后来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睁开眼就在这阴冷的牢房里。如果昨天她不任性，让沧海跟在她身边，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年轻人看看官颖欢，又看看那边的锦绣，笑着转身走向几步外落满灰尘的残破木桌，那桌上已被狱卒摆放好了各种刑具，木桌旁还立着一具十字形的木

头刑架。

“我的后路就不劳姑娘费心了。”

官颖欢嘴角一勾：“你们天璇国的俘虏被杀确实不幸，但你不分青红皂白，不找罪有应得之人，反倒绑架两个弱女子，传出去就不怕有损天璇军人的声誉？”

年轻人拿起桌上的长鞭，在手心轻轻拍打，转身笑望着官颖欢：“虽然罪魁祸首不是你们，但你们却是临靖王在意的人，既然我动不了你们天枢的太子，挫挫临靖王的锐气也不错。”

始终闭着眼睛的锦绣，隐于发丝中的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看来这人并非表现出的那般无畏，心中忍不下天璇战俘被杀的怨气，却又不敢动天枢太子，只能找看起来不那么受宠的临靖王下手。

不过，就凭他也想挫王爷的威风，真是痴人说梦！还不如直接去刺杀太子，恐怕后果还没那么严重。刺杀太子，抓到也就只是处死，可若要得罪了王爷，却是生不如死！

“不过，此事涉及两国邦交，在下也不能将事情做得太绝。”年轻人并未看到锦绣的异样，而是饶有兴味地继续道，“所以，在下今日已让人传了话给临靖王，可以先放一个回去，而另一个，我只给一天的时间，若他们在一天里还未能找到此处，那剩下这位只能香消玉殒了。”

“至于他选了你们谁……”年轻人话锋一转，“稍后天亮，带口信的人恐怕就回来了，到时谜底自然就揭晓。”

闻言，两人均是一震。

锦绣闭着的眼睛终于睁开，袖下，指甲已深深嵌入手心，此刻静静地看着年轻人玩味的双眼，心沉了下去。且不说临靖王是否真对官颖欢有情，单单官颖欢是问剑山庄千金这个身份，也有足够的理由让临靖王选官颖欢。

问剑山庄是连当今的盛武帝也要礼让三分的江湖组织。天枢国的始皇帝曾出身于问剑山庄，最初取得了武林盟主之位，而后参军，最终夺取兵权坐上皇位。迄今为止，几乎历代武林盟主都出自问剑山庄，而山庄之中也不断有弟子加入军伍，出将入相，几百年来更是不在少数，最重要的是，出自问剑山庄的大臣均对国家忠心耿耿。所以，问剑山庄虽是江湖组织，却连朝廷中人都要

忌惮三分，这一辈迄今为止，朝中已有三位官高权重的大臣出自问剑山庄。

而另一边方才还神采奕奕的官颖欢，此刻垂着眸子像霜打的茄子般没了力气。子衍哥哥固然疼爱她，可他更喜欢那个女人，若非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子衍哥哥定会选锦绣。前些日子，她与锦绣起了争执，锦绣不小心被她推倒，额头磕碰到假山的碎石上出了血，她至今都记得子衍哥哥当时看她的眼神，那双眼睛无波无澜，只轻轻地瞥了她一眼，她却从中看出了他的不满和对锦绣的怜惜，她能这样敏感全是因为曾经的他看着她时眼底有着太多宠溺，以至于现在些微的变化，都会在她心底掀起波涛。

可她却不记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子衍哥哥变了……

“既然我做出让步，愿意放一个回去，那么，在离开之前，总得留些纪念不是吗？”年轻人笑笑，将鞭子放进旁边一个装有盐水的瓦缸中，浸了浸又拿出来，“我向来喜欢二选一的游戏，你们俩谁来尝尝这鞭子的滋味呢？”

锦绣和官颖欢心底一沉，而后互看了一眼——

“我！”

“我！”

年轻人颇为诧异地看着异口同声的两人：“原来两人还是姐妹情深呀！可据我所知，你们俩应该是相看生厌水火不相容才对呀！”

官颖欢转回头不看锦绣：“如果要用刑，旁边这位娇滴滴的，怕是一鞭子都受不住就晕过去了，你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子衍哥哥若是选锦绣回去，锦绣满身伤痕，子衍哥哥对自己的误解又会深一层，让他厌恶不如让他担心，最起码，他对自己还是有些妹妹般的怜惜之情吧。

锦绣却颇不领情，冷声道：“旁边这位可是问剑山庄的千金，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就算今日我们死在这里，问剑山庄也总有一天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如果选一个人受刑，她宁愿是自己，若官颖欢今日受刑，自己即便出去了，也无法向王爷交代。

年轻人玩味地看着两人，显然猜不透她们的想法，他也并不想猜，只短短一瞬过后，他对身旁的狱卒抬了抬下颌，指着牢房的一个方向：“去把她给我带出来。”

锦绣蓦地睁大眼睛，看着狱卒走向官颖欢，将已被点了穴道浑身无力的官

颖欢拖拽出去。看来这个疯子抓她们就没想过活着回天璇，否则不会不计后果地选了问剑山庄的千金。

虽然锦绣不喜欢官颖欢，但看着官颖欢被粗鲁地绑到刑架上，看着那年轻人拿着滴水的长鞭走向官颖欢的时候，脸色也变得惨白。

“这种粗活，我就不做了。”年轻人将鞭子递给旁边一个狱卒，双手抱胸而站，紧紧盯着官颖欢，“听到刚才这位姑娘的话了吗？她很耐打！所以，千万别怜香惜玉。但也悠着点，可别打死了。万一临靖王选的是她，我可不是要食言了吗？”

官颖欢脸色已变得煞白，用力挣了挣，空旷的牢房内响起脚镣和手镣撞击的声音，冰冷而生硬，一声声的撞击仿佛在嘲笑她的无力。她一直被爹爹被山庄的人捧在手心，从小到大，从来没人敢对她动粗。此刻，穿着单薄的中衣被绑在木柱上，冻得手脚发麻就不说了，还即将要受到鞭刑，想想她的心肝都颤。

“怎么，怕了吗？刚刚不是还很有胆量？”年轻人眼底的狠厉一闪而过，“还等什么，给我打！”

随着年轻人的话音，官颖欢蓦地闭上眼，长鞭在阴冷的空气中带起“咻”的呼声，然后狠狠地落在她的身上。

嘶——

从未有过的刻骨之痛霎时在身体上蔓延开，官颖欢死死咬住唇，不出一声。

“真够硬啊！不愧是问剑山庄的小姐，果真耐打——”

不待他说完，第二鞭、第三鞭、第四鞭……鞭子又接二连三叫嚣着落下。

官颖欢屏息咬牙忍着身上火辣辣的痛，她甚至能听到皮肉绽开的声音，可她依旧不出一声，眼前这个变态就是想从残虐中获得快感，她偏偏不让他如愿！官颖欢，你要忍住！你不能让这个人看扁了子衍哥哥，更不能让他看扁问剑山庄！你就是咬得嘴唇血肉模糊，也决不能出声！

真是痛啊……她好歹也是个娇俏可人的姑娘，怎么就这样不怜香惜玉！

锦绣从落下第一鞭的瞬间就死死闭上眼，唯有攥紧的手心隐隐渗出血迹。她一向不待见官颖欢，总觉得她是个被宠大的孩子，不但经常闯祸还总是连累王爷给她收拾残局。可如今，在盐水鞭的不断抽打下，这个骄纵的小姐居然不吭一声。她一向自认为有超强的耐性和忍劲，可如果今天换作是她被绑在上

面，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做到这样的不出一声。

不知第几鞭落下的时候，石门忽然轰隆隆地打开，一个蒙面的人走了进来，将一封信笺递给年轻人。

年轻人接过信笺，将信笺掠过鼻端轻嗅：“临靖王真是个讲究的人，连信笺都这样香气四溢。”

“想知道这信笺上是谁的名字吗？”

挥鞭的狱卒停止了动作，牢房内突然安静下来，唯有官颖欢微弱的喘息声，汗水混着血水从她的身体上缓缓流下，落在粗糙肮脏的地面上。

年轻人伸出指头抬起官颖欢已了无血色冷汗直流的脸，啧啧两声：“方才太暗看不太清，原以为是女汉子，这样仔细瞧瞧，竟是个娇俏标致的美人，只可惜啊……”年轻人话锋一转，“本想折磨折磨你再扔回给临靖王，那样想必临靖王的表情会很精彩，可惜啊可惜啊，我算来算去，却算错了他的选择！”

官颖欢死撑着模糊的意识，听到年轻人的话，才觉方才那些皮开肉绽与此刻抽搐到足以窒息的心痛相比，反倒不算什么了。她死撑到现在，无非是想拖延时间，既然如此……

年轻人见官颖欢昏死过去，伸手拍拍她的脸：“真是可惜，这临靖王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

锦绣陡然睁开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年轻人侧身抬手指着她：“把迷药给她吃了，眼睛蒙起来送出去，送远了，确定猜不出这是哪里再让她离开。”

官颖欢再次醒来是被泼在身上冷到刺骨的雪水的寒气激醒的，迷迷糊糊睁开眼，只见那年轻人已经搬了椅子坐在自己面前，似乎在等着新一轮的折磨。

年轻人看着已经被汗水和雪水模糊了五官的官颖欢，讥笑道：“才过去不到一个时辰，我们继续？”

官颖欢唇角动了动，眼前疯子的面孔又渐渐淡去，再次失去意识前石门轰隆隆被打开，她只隐约听到年轻人抱怨来人太慢，然后抱怨的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牢房内似乎乱了起来，不多时，耳边有人焦急地轻喊着“小姐”。

沧海，你来了啊……

可为什么……不是他？

第二章

C h a p t e r

一石二鸟



天色已亮，皑皑白雪铺满了屋顶和大地，气温一点点升上来，却依旧寒气袭人。

沧海将官颖欢抱出地牢的同时，几个黑衣人迅速穿行而至，另有两人于假山间地牢的入口处负手而立，剩下几人瞬间将假山包围起来。

夜里如地狱一般的宅邸在日光下看起来略显普通安宁，这座最偏僻的院落唯一一座假山矗立在正中央，周边厚雪覆盖住了枯草，一条小路通向西北角唯一的一扇木门，此时木门半开，随着寒风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远处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护卫们鱼贯而入，分守在通往假山的小路两旁。

“快，快点！将桌椅和刑具都抬进去！”

“知府大人，这是……谁要来？”

一位穿着官服的中年人疾步走进小院，对身边的人低声道：“临靖王马上到，今天的事不许给我张扬出去。否则……”中年人擦着汗水的手移到脖颈处，横着划过，“你我都别想活过明天！”

“是！是！属下明白！”

“你去将西边和北边的院子封起来，今天府里的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近这两个院子。”中年人说罢，抬头看见路两边的护卫，指着恨声道，“这些人是你叫来的？！不是说了不要张扬！这么大动静，是怕别人不知道我府里昨晚出了乱子？让这些人去旁边那两个院子外守着，不允许任何人进来，如果有人问

起，就说这两个院子废弃太久，要大修，以防伤人，禁止入内。”

“是属下失职，马上安排！”

“你我都出去，临靖王不想这里有任何外人。”

这位知府大人离开前，透过雪雾眯眼望着假山重重叹了口气。难怪月初的时候，路上遇见算命先生，说他今年会有飞来横祸，当时不以为然，心想着今年马上就要过去，这临安城也一派祥和安乐，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大祸。

可才天亮，就听到王府的人跑来传话，说昨天夜里有人绑架临靖王的人关押在他宅邸的地牢里，听到这句话可真真是让他惊了一身冷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宅邸这废弃的院落假山下竟然有一座密牢！幸亏临靖王没有断定是他所为，否则这会儿甭管真相是什么，他已经身首异处了。

他向来与临靖王没有什么冲突和太多交集，希望这次的事情能平安度过才好。

知府离开后，小院内很快又恢复了安静，唯有假山周围的黑衣人直直静立。

不多时，茫茫雪雾中两人推门而入，漫天的大雪看不清来人容貌，只依稀看得清两人颇长挺拔的身影用并不急促的步伐迈入假山。

同样的地牢，不出几个时辰就更换了角色。不久前拿着刑具的人、冷眼环胸而立的人、舞动着盐鞭的人，此刻被扔在牢房湿冷的地面上，昏迷不醒。

地牢内已摆放好一张上好的檀木椅，木椅后面多了两具刑架，旁边破旧的木桌上刑具比之前多了一些，铁凿、铁锤等之前不见有的刑具也摆放在桌上，同时多了三条长鞭，相比之前的长鞭，这三条长鞭上布满了突出的尖锐小刺，更加骇人。

“快醒了吗？”

“回王爷，看时辰应该是快了。”

“百里，叫三个人进来，一会儿用刑可少不了人力。”

“是。”

被唤作王爷的那人正是让这座宅邸险些翻了天的临靖王裴子衍，他月白底金黄色暗纹的锦袍外面披着雪狐轻裘，双手交叉掩于绒毛暖和的裘套里，举手投足间，明光清贵的气韵浑然天成。

裴子衍转身朝铁栏后地上的三人望去，轻裘上的雪花簌簌而落，碎在了潮

湿的地面上。

须臾，铁栏那端方才嚣张的黑衣年轻人逐渐转醒，双手撑着地面挪到墙边，勉强让发麻的身体靠在墙上，抬眼就看见铁栏外望着他的裴子衍。那是一张好似浓缩了人间美景的容颜，墨眸一转间，仿若这天地间的光辉都融进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眸里，皑皑白雪中竟似绽放了万朵璀璨之花，霎时惊艳万里河山，连这简陋的牢房都变得风景如画。

眼前这张脸固然美，然而令黑衣年轻人心底久久不能平静的，是那双望着他的眼睛，只一眼，他便在那双有着微凉笑意的眼底看到诡寒的杀气，同时，也看到自己即将陷入的深渊，那深渊并非死亡之地，却会是让人生死不能的层层地狱。

黑衣年轻人逐渐稳住心绪，眼前人的身份很快在心底有了答案。能有如此慑人风姿的这位，恐怕就是当今唯一被盛武帝封王而手中却无实权的皇子——临靖王裴子衍。

裴子衍是天枢国民间议论最多的皇子，不仅因为他是唯一被封王的皇子，更因为他曾经的惊才绝艳。据说，裴子衍六岁，在一年一度的对诗大会上才思敏捷，巧对八方；七岁，破天枢第一棋手玲珑局；八岁，茶盏间执笔淡墨行云流水，洋洋洒洒千字长赋，令当时号称七国才子之冠的柳彦真拍案叫绝；十岁，盛武帝面临边境骚动难解之际，他巧定反间计未伤一兵一卒平骚动，轰动七国。

然而，这一切都于他十岁出宫那年戛然而止。

相比其他皇子常居天枢国都城六合，裴子衍生活在临安这座南方城镇的时间更长，自十岁时母妃被打入冷宫起，他就被送离了皇宫来到临安，直到冠礼被封为临靖王。

也正因如此，民间都传盛武帝其实在心里深感对这个儿子有所亏欠才会宽于管束，导致了幼时轰动天枢国的神童成了如今游走香扇红袖间的风流王爷。

裴子衍解开轻裘递给身旁的百里，撩袍落座于檀木椅上，薄唇轻巧一勾：“还不快把这三人绑上去。”

一句话，让陷入回忆的黑衣年轻人神思回笼。

“挥鞭的是哪个？”

被绑的另外两人已在拖拽间醒过来，听到裴子衍的问题先是一愣，然后

终于反应过来，另一人急忙哭丧着脸朝挥鞭那人望去，裴子衍了然地应了声：“就从这个开始吧。”

“不、不、不是我！”挥鞭那小子看到拿来的带刺长鞭，已吓得嘴唇哆嗦，眼泪险些掉出来，脑袋转向面无表情的黑衣年轻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裴子衍轻笑：“你们天璇的士兵难道经常这样临阵倒戈？”

“我不是天璇人！我是天枢国的人啊，求求您饶了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他，是这个人说装作天璇的士兵事后会给我们五十两银子！”

裴子衍斜飞的眉微微一挑，看向黑衣人，眼底灿烂明光却闪着慑人之芒：“百里，先让人伺候着，等快晕过去的时候再停手。”

“是。”百里正是与裴子衍一起走来的青衣人，年纪轻轻，眉间鬓角却似是悬着几分风尘落拓之色，闻言，指了指进来的三人中的一人，“狠狠地打，不用留情。”

“是。”

一声声凄惨的叫声带着鞭子呼啸的声音在空旷的地牢里回荡，裴子衍双手从裘套内取出，起身朝黑衣年轻人走去，透薄的墨玉琉璃眸中笑意森凉：“秦易居然派了手下最得力的助手来办这件事，想来，是势在必得？”

黑衣年轻人清瘦的身体猛然一震，很快又恢复常色，闭不开口。

“想自尽都没劲的感觉，是不是很无力？”

黑衣年轻人沉默须臾，开口：“还没到无路可走之地，我为什么要自尽？”

一旁正在受刺鞭之刑的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裴子衍毫不在意地微笑：“你被抓的消息太子此时已经知晓，即便本王放你回去，秦易又怎会放任你活着挡了他主子的路？恐怕还是难逃一死。在本王看来，你横竖都是死，如果在这里能自尽，反倒不用受刑罚之苦，死得最轻巧。”

黑衣年轻人嘴角一抽：“听不明白王爷在讲什么。”

裴子衍指尖划过黑衣年轻人的鬓角，微一用力，一张人皮面具缓缓从黑衣人脸上脱落，一张清秀的面孔露了出来，两只眼睛神采奕奕。

“如果本王没记错，你是太子心腹秦易的手下，曾经与百里打过一次照面。”裴子衍扬了扬手，“百里，看看是韩居吗？”

百里颌首：“是。”